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鐵笛子 四十七、窺古洞 鐵笛子陷身

鐵笛子見為首諸俠的席位都在廣場中心，共是三桌，因有幾位新來良友正由諸人陪客往附近遊玩還未全回，只坐了兩桌不到，還空著十多個座位。全村老少沒一個不是喜容滿面，心想這裡真是人間樂土，大家歡歡喜喜度那和平安樂的歲月，陰謀侵害的人真個作孽，這些外來的仇敵偏要作對到底，實在可恨，反正水火不能並容，如不就此一舉將其全數除去，早晚是個大害。西北高崖上的火光必有原因，昨夜狗吠可疑，弟兄姊妹們人數太多，事前一與明言，至少也有一半跟去，非但容易打草驚蛇，萬一崖那面另有原因，昨日所見奇僧苦沙彌說在附近山中居住，他就不是孤身一人，同伴也必不多。聽他口氣，洞中業已關有兩個本領甚高的兇人，昨日又被押去兩個仇敵，如非人跡不到之區，山洞還要深大，決辦不到。

前山幾處小洞如何隱藏禁閉，何況這幾個兇人無一弱者，心凶計毒，什麼事都做得出，稍一不慎必受其害呢。可是這裡全山我俱踏遍，不止一次，算來只西北崖後那兩座大洞最是合宜，也許人藏崖後比較合宜，也最近情，可是它那去路就避開新桃源這一面，由南轉往西北，也要經過許多峰崖澗壑，這比由村中峭壁施展內家輕功踏壁直上還要難於飛渡，況又帶著兩個受傷不輕的仇敵，孤身一人如何一同越過，莫非另外還有一條秘徑，連我們在此多年均未發現不成？

昨夜人影火光實在可疑，狗叫和由崖頂跌死的毒蛇決非偶然之事。如其眾人同去，內有幾位外客，不便拘束，如今真相難知，不能預料，莫如借一題目；連對南曼俱都不說，獨自前往窺探。就是昨夜看錯地方，或是別處峰崖上偶然發生的野火，至少也可照著勞行健留書所說的後崖一帶形勢查看明白。

自從以前在此隱居的晏、秦、赫連三位女俠移居蠻荒，由我弟兄七人接替主持之後，更多收容窮苦人民來此耕種的第二年起，西北方這片峰崖森林我便無暇由此來往，乘此一舉索性越過那兩處絕壑高崖橫穿森林而出，再由另一條山洞秘徑人口走將回來，就便查看洞中那些埋伏阻隔，在近年常時在外奔走、無暇內顧之時是否防禦周密，中間兩處可以封閉的洞中險地是否合用，豈非一舉三得？

主意打定，連昨夜到前村後犬吠、毒蛇下墜之事均未提起。王安雖然同坐在旁，平日謹細，知道鐵笛子是七俠中的軍師諸葛亮，算無遺策，言不輕發，見他不說，也未再提。跟著人都到齊，全村歡宴，為防萬一有事，把人分成前後兩起，隨到隨吃，輪流入座。

因鐵笛子等三人一回，村後一帶加了防備，已有專人防守。照著預計，休說村人個個膽勇機警，除卻有限幾個老弱婦女，誰都會點武功，來了敵人當時警覺。便是兩處人口要道以外，只在五六里內有了可疑形跡也必發現，稍現敵意，還未容他走近人口，村中的人已先得到信息，當時迎出。

由山洞通行的那條秘徑中間層層阻隔，並有兩處奇險，仇敵深入窺探更是送死，並還無須多大本領的人防守便可隨意制敵死命。山中諸俠自從上月得到信息，便召集村眾分班去往山外演習了好幾次，一面乘著農隙無事和平日出獵之便，按照兵法隔上三五日必有一次操演。

村人平日均受過訓練，就是武功差的，因得高明傳授，有的雖然限於天資年歲，多半不弱，運用起來指揮如意，並能三兩為群各自迎敵，人人膽勇，靈活已極。鐵笛子問知前情稍微放心，決計飯後一人往探。可是昨日剛回，大家情義深厚，加上許多外來的男女英俠都是久別重逢的良友至交，相對敘闊，談笑風生，這頓酒飯不知不覺竟由午前吃到午後未申之交，大家都有七八成醉意方始終了。

鐵笛子早在席上宣說，附近山口外還有幾家山民，都是遠方救來的災民苦人，上次出山，曾托我往他家鄉探詢他的親族，方才席上因他們均在山口外飲食，要過兩天才到輪值之期，意欲前往一訪，就便察看附近形勢。

南曼、文嬰也要跟去，還想拉了崔真同行，後因兩位新來的女俠取笑了兩句，鐵笛子又力說：「我今此去就便還要去往江對岸訪看兩位苦朋友，也許明早才回。我是答應人家，不便失約，如今來了許多位至交，你姊妹應在家中陪客，這又不是對敵，或是有什麼事情發生，何必多此跋涉？」

南曼負氣，打消前念，笑說：「你們不知，鐵師兄是個孤鬼脾氣，最喜獨往獨來，鬼頭鬼腦，立不安坐不穩的，走在路上恨不能當時飛到，及見山中並無變故便不耐安靜了，剛到家住了不滿一日夜又要出去遊蕩，最可氣是樣樣自命不凡，非要做出才說，不願人知。我料定他所說都是鬼話，我們且不跟去，看他一個人能鬧出什麼花樣來吧。」

眾人知這一雙未婚小夫妻雖然情深愛重，但是二人都有童心，均喜引逗取笑。南曼因鐵笛子機警心細，動作神速，往往事前不輕洩露，行蹤莫測，事後得知，自己卻做了被動，當時為此拌嘴，照例說過就完，照常親熱，知是關心埋怨，並非真個負氣。又見鐵笛子故意低聲下氣，當眾賠話，口裡認錯，人卻非走不可，也不要旁人跟去，經此一來，連別人也被攔住。

鐵笛子早將應用兵器帶好，並將三俠童子由雁山六友那裡得來的靈蛇絲所制飛索七十二天梯、連絞環暗中背人要帶去，連那枝鐵笛緊藏腰間，辭別眾人，獨自起身。為防被人看破，特意繞遠，故意走向出口一面，到一偏僻之處，回顧無人跟來，再朝附近兩個守望的壯士悄悄囑咐了幾句，令其有人來問如何回答，少時來人接替，並往山口那面送上一信，然後施展輕功，由左近踏著危崖峭壁上到崖頂，再往裡走一段，估計不會被下面的人看見，一路飛馳縱躍，覓路往村後通往東南方森林的危崖下面走去。

村中地廣，上來所行相反，中間險阻又多，相隔雖遠，仗著武功精純，身輕如燕，許多難行之處均可飛越過去，就這樣也走了小半個時辰，方始到達昨夜落蛇的崖坡頂上。那一片崖頂甚是寬大，只是山石崎嶇，高低不平，人在上面仗著突出崖頂的怪石甚多，卻易隱藏。還未到頂，細看前面崖頂形勢業已心動，覺著自己和山中諸俠以前真個粗心，這等地勢如何為了崖壁險峭如削、上下大高便不留意？及至走到再看，不禁大驚。

原來崖頂上面也有裡許來寬一片斜坡，由此往後成一斜坡，地勢逐漸高起。因其又寬又長，上下又高，人立下面至多只能看出前面崖口有限所在，再往裡去下面便看不出，又有別的峰崖隔斷，常人不能上去，無法遠望。靠近村口一面又是大片平曠沃野，村人按時耕作，都認為這環抱全村的大片峰崖無異銅牆鐵壁，誰也不曾朝上留意。崖頂斜坡隨同肢陀起伏，波浪一般逐漸高起，再往前溜，上面直無一塊平地，石齒尖銳，也頗難走。

到了盡頭卻和刀切一般一落數十丈。那兩座崖洞便在後壁腰上，內中一座由近頂三四丈突出一片寬闊不等丈許來長的平崖，下面便是那條大壑，同在平崖右側古松之下，鬆生石縫之中，夭矯如龍，蒼鱗鐵乾，甚是剛勁，枝幹粗壯，上面鬆梢似在昔年折斷。旁枝雖頗繁茂，頂卻是個禿乾，又是彎曲向上，內一禿乾離開崖頂才六七尺，飛舞生動，形態甚奇。

隔著那條大壑，休說飛越崖頂，便落在近頂平崖之上也非容易。對崖地勢較低，灌木叢生，春夏之交毒蟲蛇鱗到處伏竄，又有許多污泥濕地最是難行，另一崖洞離頂約十多丈，相隔尚遠，洞也最大，內有好幾間天然石室，離開對岸非但較近，洞下相隔三丈之處並有一片淺坡，壁間還橫著一條天然棧道，雖有幾處中斷，輕功真好的人仍可隨意往來，鐵笛子以前便是由此上下。

初意先到崖頂昨夜墜蛇之處的上面查看一陣，再去下面兩洞窺探，然後由那一片森林繞出山去。還未走下，先就發現崖頂上散著一些燒焦的樹枝，知道當地乃全崖最顯的一段，另一大洞非但崖頂還要寬出兩三倍，再往前走形勢更險，不會輕功的人休說上下艱難，簡直無法立足。如其所料不錯，無論是否仇敵必在前面大河之內，也許火光便山那面崖頂發出。

暗忖側面崖頂都是山石，草木不生，怎有燒焦的樹枝灰燼遺留在此？同時又見崖上有一三尺來高、尺許粗細突出崖頂的山石折斷在旁，彷彿被人新近扳倒，痕跡猶新。下面現一洞穴，並有一條死蛇被石壓斷，地上碎著兩粒土塊，約有酒杯大小，想起昨夜死

蛇，忽然醒悟，知道這類號稱十步灰的毒蛇具有特性，又最兇猛，雖然一樣冬眠，最喜藏伏高亢乾淨之處，遇到冬陽暖時偶然還要出穴，吐去所含土塊，向太陽噓氣，只不再吃東西，行動遲緩。

到了驚蟄以後走起來便其行如風，尤其餓極求食追逐生物簡直比箭還快，人還不曾看清，蛇已一瞥而過。所到之處野草轉眼枯死，人被咬中決走不出十步之外。但這東西最是靈警，每曬冬陽都在中午陽光當頂無人之際，蛇穴照例又在高而向陽又最隱僻的石縫之中，照此形勢，分明上面石筍被人折斷，內中所藏兩條毒蛇一被石塊打死，另一條竄將出來，也被那人隨手一拋，或是受驚急竄，竄過了頭，落向崖下跌死。因其冬眠無力，所有奇毒都在口裡，蛇口土塊業已吐出，那人由火光中認出毒蛇，不等反噬便自下手，才未受傷。來人隱伏在此，蹤跡自然隱秘，何以登高發火，不怕被人看見，豈非怪事？

難道此人只到這裡為止，或是無心尋來，先不知崖那面藏有大片樂土，彼時天氣又太昏黑，用火照亮，等到發現下面有人，才將火滅去不成？但他折斷石筍作什，連想不解。斷定人在下面洞中，便看準形勢覓路掩將過去。

因事太奇突，敵友難分，不知對方為何隱藏在此，如是苦沙彌還好，萬一異派仇敵隱伏洞中，專為窺探村中虛實，來者決非庸手，雖只崖頂裡許之隔，身邊帶有旗花信號，稍有動靜下面援兵立時相繼趕到，到底打草驚蛇。

就算下面住的是苦沙彌，這類行蹤詭秘的異人雖非旁門之比，連山教家規又嚴，終非純正一流，對外決不肯說底細，正好作為事出無心窺探他的動靜，怎麼能夠長點見識，即使相遇也有話說。藝高人膽大，自恃一身本領，便遇強敵，至多不能取勝，也不至於大敗。上來料定無人便罷，如其尋到決非易與，為防萬一，連那輕易不用的一枝鐵笛也暗藏袖內，輕悄悄掩將過去。

崖洞離頂不高，由上縱落易被裡面的人發現，上來提氣輕身落在松樹頂上，仗著輕功高強，又是一株禿乾，真如落葉飄墜，未露絲毫聲息，動作又極靈巧迅速，輕輕一翻，便就勢一個轉側，到了彎向崖缺外的老乾之側。先將身子隱住，準備稍有動靜便可縮往缺口之下，隨意起落探看。

等了一會不見動靜，忽聽頭上彷彿蝙蝠振翅之聲，方想白天哪有蝙蝠飛出，無奈崖頂來路均經細看不見人影，先未留意上面，又被鬆蔭遮住，看不出是什麼東西。正疑望間，叭的一聲，目光到處，乃是一隻生梨由上墜落，業已跌得粉碎，知道洞中如其有人，聞聲定必驚出，此時此地怎會有梨墜落，心更奇怪，當是洞中同黨的暗號，忙將頭往下一縮，手抓下面崖石，懸身往上窺探，等了一陣並無回音，洞中老是靜悄悄的。借著崖缺怪石掩蔽，兩面探看，也無影跡，實在不解，忍不住縱將上來，試探著往洞中掩進。

那洞並不甚深，但是兩旁寬長，右面更有兩間天然石室，並有一個深穴，絕好藏人之地。透光的石縫有好幾處，目力稍強便可看清。起初斷定昨夜火光既在此洞之上，人也多半在此，誰知一路戒備，尋遍左右各地，休說是人，後來發光照看，連人到過的痕跡俱都沒有，灰塵中均是自己的腳印，暗道一聲晦氣，忙又趕出，見那碎梨卻是肥大新鮮。

山中果樹雖多，這樣半斤多重的大梨卻未見過，決非小鳥所能銜來，可是方才又聽振翅之聲，除鳥銜墜以外，又想不起別的原故。仔細再看，忽然發現碎梨上面並無鳥嘴銜過痕跡，越想越奇怪，重又縱到上面，細看無蹤，因已認定決非偶然，說不定便是對方警告，於是格外加了小心。

同時發現另一大洞相隔既遠，離頂又深，如往前面降落，難免驚動洞中的人，如用靈蛇絲套索下到壑底，借著下面怪石和半枯的灌木之類掩蔽，緣壁而馳，掩將過去，到了前面再看形勢上升，比較隱秘。

主意打定，便將那特製靈蛇絲絞盤取出，用索頭烏金鉤搭在鬆根之上，看準腳底形勢直瀉下去，下降一二十丈，再將套索抖落，重又下降。其實套索尚長，只為洞下崖壁凹凸不等，常有灌木小鬆挺生石縫之中許多阻礙，為防被人警覺，接連三次方到壑底，上下相隔甚高。

初意下面只是野草灌木怪石之類，沒想到靠近內壁下落之處地勢更低，並還橫著丈許來寬一條溫泉，水勢不大，靜靜的緩緩流動，溫度頗高，熱氣微微騰起，觸手頗熱，才知平日常見下面雲霧迷漫，實是溫泉熱氣。因無落腳之處，對面水邊亂石縱橫，高低錯落。

因其地勢居中，人在上面微一縱躍，前面大洞中人立可望見，想了想不妥。瞥見相隔身旁三四丈橫著一條殘缺不全而又險陡的天然棧道，心想落到上面再打主意，真要無路可走，索性多費點事，施展師傅獨門輕功，和壁虎一樣手附崖壁由峭壁上面游將過去，隨用手挽緊套索，腳往左近石角上輕輕一躍，便和盪鞦韆一般由下飛起，落向棧道之上。

再往前崖勢越發陡縮，四無攀附，並有幾處長滿苔蘚，必須避過，以免污衣，由旁滑落再說，下面溫泉越寬，豁澗對面又橫著大片污泥，面上還在冒泡，有毒否也不知道，先在石上收好套索，把兵刃暗器全部移向胸前，然後反掌向後，面朝前提氣輕身，手腳並用攀附過去。這等走法比較艱難，移動也慢。

鐵笛子原因懷有戒心，恐中暗算，準備稍有警兆，只將手腳輕輕一按，便可朝溫泉對岸飛落應敵，離開壑底溫泉也只兩丈，並不甚高，上面都是零亂石角枯藤之類遮蔽之物，相隔不遠，又恐露出形跡，不看準不往前進，動作較慢，也較費力。正悔先未想好，自受麻煩，如其撲空豈不冤枉，猛瞥見左側不遠崖勢越發前傾，中間卻凹進一大條，定睛一看，乃是好幾丈長的一個岩凹。

暗忖以前真個粗心，許多地方均未尋到，幸而前幾年不曾出事，這些地方如早被仇敵發現，暗藏在內，遇機侵擾，搜索起來豈是容易。正要過去，忽又發現兩根絞在一起的松枝附身絕壁之上，無論窺探動手均是麻煩，人隨念動，業已經輕往前飛落，這才看出崖凹甚深，那松枝明是人力絞結，上繞枯藤，並且氣力極大，越發留意，忙將兵刃暗器握在手中，掩往一旁，側耳靜聽。

再往裡走，跟著發現崖凹那一頭也是中空，高高低低一直穿向前面，沿途並連發現乾糧碎屑和樹枝枯柴等物，又有一本手抄的書塞在石縫之中，洞中黑暗，雖是練就目力也看不出，又不敢發光照亮，驚動對方。同時聞到一股血腥氣，膽大好奇，徑由那寬闊高低不等的夾層洞徑之中戒備前行。

底下不再見有痕跡遺留，試探著連用火筒貼地照看了幾次，均無異狀。路卻甚長，後半越走越高，正估計前面大洞必已快到，便不相通也在近處，忽然走到盡頭，乃是一個奇石林立的大洞。

正由怪石叢中覓路前進，忽聽慘號之聲隱隱傳來，空洞傳音分外淒厲，鐵笛子何等機警心細，這幾年來經歷又多，稍微一聽便知有人身受毒刑，恐怖慘厲已達極點。想起昨日所見，暗忖照此情勢，苦沙彌必在前面洞內擺弄仇敵，報復多年怨毒無疑。多大仇恨也只一死了事，何必這樣殘忍？

受刑的不止一個，都是武功極高的人竟會這樣哀號，禁受不住，身受不知如何慘法。可見旁門終是旁門，教規雖嚴，所行的事到底過分。心中尋思，一面循聲掩過，打算看個明白，本無他意。鐵笛子素性雖然疾惡如仇，人卻厚道，多兇惡的仇敵也只一殺，輕易不肯折磨，見不得這類慘酷，由不得面帶憤慨之容，沒想到無意之舉竟被暗中的人看去。

洞中怪石太多，只聽慘號之聲由隔壁傳來，尋不到人口，聽聲音又似可以能過，仍往前尋去，忽然發現左近怪石上有淡微的光影一閃，仔細一看，原來那是一條五六尺高又彎又斜的一條裂縫，寬只數寸，中間還有兩處阻隔，便是內功極好、身軟如綿並能鎖身縮骨的能手也未必容易由石縫中擦過。

這片崖壁約有丈許厚薄，雖與隔洞相通，只能看出彎彎一帶，對面彷彿點有燈火，前見石上光影便由此透出，也許有人走過閃了一下，只覺洞那面地勢不大，別的全看不見。好奇心盛，又聽哭號求告之聲太慘，便由下而上，順著那條彎縫看將過去。

剛移向高處，看出洞那面立著一個赤著上身的血人，戰兢兢俯身掙扎而過，嘴裡不住慘哼，頭髮蓬亂，雙目佈滿紅絲，神情萬分痛苦，恐怖已極。一時激動義憤，認定苦沙彌不應如此，自己過去又太艱難，待要出聲招呼向其勸告，猛覺身上一緊，同時便聽身後冷笑之聲，業已被人擒住。知道不妙，急怒交加，忙將罡氣運足，奮力一振，以鐵笛子的功力，此舉休說是人，便是一副鐵甲罩在身上也非震碎不可。誰知身後敵人非但行家，並還比他高明，罡氣真力用得越大，夾得越緊，宛如一條極粗的百鍊精鋼，連肩

帶臂一齊縮住，越掙越緊，連氣都透不過來。

再用擒拿法左右前後幾次猛攢，又用雙腳反踢，照樣無用。那高本領的人本身竟會失去主權，身不由己，無論是哪一面休想振動分毫，腿腳踢在那人身上更似與鐵相撞，堅硬無比，如換常人反為所傷，同時身子也被那人輕輕夾起，一言不發，往怪石叢中繞穿過去，又驚又急，覺著敵人身材頗高，決不是苦沙彌，因被夾緊，氣都難透，心又怒極，也未開口。

跟著繞了六七個彎，地勢忽然下降，耳聽：「小賊，你且在此安靜一會，等候發落，便宜得多。只敢逃出一步，休想活命！」

剛聽出那是一個女音，眼前一花，條地一亮，已被那人隨手拋起。因出意外，吃方才那一夾週身酸痛，好不容易緩得一口氣，無力掙扎。等到身子一鬆，落在軟處，才知週身被敵人用一種特製的網套連頭帶腳一齊套緊，凌空吊起，又是一個越掙越緊的奇怪套索。

幸而鐵笛子應變機警，開頭四肢酸痛，打算稍一緩氣，然後掙斷縱落，取出兵刃暗器迎敵，未先用力，緩了一緩，等到把氣緩過，正待拔劍斷索，忽然覺著不動還好，一動便糟，再一想起敵人不是不知身邊帶有寶劍，和我是個內家能手，如非這類網索厲害，和靈蛇絲一樣刀劍不斷，怎會將我綁吊在此，連兵刃暗器均未搜去？此索並無手指粗細，如此堅韌，不將它看準如何可以妄動？念頭一轉，欲發又止。

果然稍一用力動作必有反應，那東西又黑又亮，一看便知其堅無比，巧妙非常，才知厲害，心更驚急。敵人心意難測，老被吊在這裡也不是事，本疑方才料錯，也許苦沙彌並不在此，我被隱伏洞中的異派強敵受了暗算，否則聽苦沙彌口氣只有好感，決不至於為敵。

便他教規也不會傷害善良，怎會有此兇暴舉動？因打算試探著斷綁縱落，忽聽慘號之聲斷斷續續由遠而近，洞中也有光影閃動。上下四外一看，不禁越發憤怒。

原來那洞又高又深，上下兩層，所吊之處占去一小半，直通到底。對面是片平崖，內有一小半也可走到下面，乃是丈許寬一條兩三丈長的斜坡，上下壁上都掛有碗口粗細的火把鬆燎，與來路所見相似，但長得多，最前面彷彿兩旁均有洞徑可通，中間一段正是方才彎縫中所見之地。

那身受慘刑的人單是前面便有五個，下面洞底還有三個，兩個似已送命，橫屍在地，一個也是週身鮮血淋漓，只穿一條褲子，赤著雙腳，戰兢兢在那佈滿沙石的地上連擦帶滾，動作極慢，號聲慘厲，並無什人看守，也未有人動刑，不知何故自己和自己作對，朝那崎嶇不平、滿布碎石的地上滾擦，受這活罪。如係自願又不應這等慘號。

先還當是邪教中人許了什麼願心，細心一聽，竟是哀號求死。不知何故，手腳均未上刑，不能自殺，偏又自找痛苦，全身業已糜爛，還不停止。上層那個血人走得極慢，業已緩緩臥倒，順坡滾下，照樣自找痛苦，受那活罪。

前面石筍上靠著三人，週身亂抖，也未上綁。另外還有兩個也是如此，動作均是慢極，大都力竭聲嘶，慘號不已。最前面兩三個相隔太遠，看不真切，看得見的五個均無昨日所見二賊在內。

古洞陰森，雖有四枝鬆燎，洞太高大，又有怪石兩邊森立，光影昏黃，壁間怪石和那大小石筍都似惡鬼夜叉猙獰飛舞，待要搏人而噬。中間雜著兩具死屍和一些週身戰慄、滿地打滾哀號的血人，看去越發成了地獄變相，慘厲無比。鐵笛子雖然膽大氣盛，處此兇險淒厲之境，人又被擒，吉凶難測，也由不得生出恐怖之感。

正把氣勉強沉下，穩定心神，想打主意脫險，忽聽顫聲咒罵，最前面兩人業已抖擻著全身，彷彿咬牙忍痛迎面趕來。定睛一看，這迎面兩人一個手上業已發出一股碧綠的火燄，一望而知是異派中的毒藥火器，火光映處，看見那兩人的面目和那兇殘猙獰神情。因快走近，相隔不過兩三丈高遠，如非行動遲緩，已早發難。人還未到，已在切齒咒罵，料知來意不善，凶多吉少。

人被凌空綁吊，休說脫身，掙扎皆難。別的兵器也還無妨，這類毒火因人被套索纏緊，連內家罡氣均難施展，如何能當？端的兇險已極。心方一驚，人在危急之際由不得心慌意亂，何況眼前這等可怕的形勢，急於脫身，又想將那鐵笛子取出，只要空出一手便好得多，照來敵本身痛苦之境劈空一掌便可轉危為安，將其打倒。

哪知身上套索威力至大，巧妙非常，不掙猶可，這一掙綁得更緊，總算警覺得快，立時停住，縮骨鎖身之法業已施展，並無用處，知那綁索拉性極強，壓力更大，隨同往裡收縮，再想復原決辦不到，不敢再施前法往裡收縮。

最氣急是，左手雖在無意之中連腕掙出一段，但還不滿一尺，孤伸在外，餘均纏緊，連想把右手的兵器取過都辦不到，同時試出絲毫真力也不能用。如非功力精純，善於應付，照方才用那大力，早被逼成一團，氣都難透，就這樣已是難過異常。何況危機瞬息，轉眼就要發作，只管怒火填胸，還要勉強忍耐，把心氣沉穩，聽其自然，壓力才好一些。

剛發覺如其安靜不動，那似網非網的套索壓力便似減輕了些，但是極緩，稍微用力又被壓緊。雖悟出一點妙用，仇敵已越走越近，相隔只有丈許，眼看危機已迫，當此陷身山腹古洞，呼天不應，喊地不靈，空有一身本領，絲毫不能施展，眼前仇敵那等兇殘，業已越逼越近，無論何人也是急怒交加，恨到極點。

正想死得冤枉，忽聽敵人議論，神情雖更凶厲，內中卻似含有一線生機。明知這類兇人萬不可信，到底還可死中求活，只要套索一解，休說這類身受慘痛，手腳均不容易抬起，老痛得牙齒亂顫的仇敵不堪一擊，便能動手也不放在心上，心方一動。

忽聽少年男女呼喝之聲由隔壁來路石洞中傳來，其勢絕快，人已由遠而近，心中狂喜。正待將對面仇敵穩住，少年男女呼喝之聲忽又隔遠了些。因恐仇敵警覺，這類異派兇人手狠心毒，一被聽出來的是自己一面，發難更快，不敢冒失回應。

又隔來路繞彎甚多，中間還經過一座空洞，地方甚大，路雖時高時低，最後困在這裡，估計還是降到最低之處再往上走，雖只一壁之隔，中間曲折甚多，時遠時近，否則便須由那彎縫通過，多大本領也非容易，來人呼聲卻似在上，始終未聽下降，恐其初來，不知途徑，但怎知道人困這裡，好生不解，念頭似電一般瞥過，那兩個凶孽業已立向面前石坡之上，因是坡道，離人雖近，高低相差反倒更遠，一個先將手中毒火朝旁邊怪石上一指，立有一股無聲毒火噴泉也似衝將上去，相隔兩三丈的，一幢怪石立被炸碎了一大塊。

那毒火發時只小酒杯粗細，筆直向前猛射，勢如雷電，前面火頭也只海碗般大，所到之處那麼堅固的崖石炸散不奇，最奇是輕重大小全可隨意運用，知道生機太少，仇敵只將火頭一掉，人便炸個血肉橫飛，並還無法與抗。

看出有心示威，又聽來人呼聲已止，越發憂疑，恐其去遠，無法來援，立時大聲發話，準備問二凶孽此是什麼地方，我非怕死的人，此舉有何用意，拿火的一個剛在低聲厲喝「小狗禁聲！」

鐵笛子也是怒火中燒，料知此時身在毒火緊迫之下，就有援兵到來也禁不住敵人手微一動，反正性命難保，怕他作什，正在反口喝罵，二凶孽見他頑抗，面容更轉猙獰，咬牙切齒，剛怒喝得一聲「小狗找死！」手中毒火已往腳底衝來。

鐵笛子見勢不佳，雖知必死，仍由不得發揮本能，施展輕功，用足全力往上一提，就勢凌空往旁一偏。人雖越發綁緊，卻和打鞦韆一般往旁蕩去，毒火剛由腳底掃過，驚慌百忙中看出二凶孽一個手都難抬，口雖咒罵，聲都發抖，彷彿苦痛到了極點。一個雖只一手能動，但那毒火可以隨意轉側朝人射到，這一用力綁得越緊，敵人乘著擺蕩之勢照樣可下毒手，萬難倖免。

隨同蕩回之勢，見仇敵目注自己，毒火已快衝射過來，剛怒吼得一聲，把眼一閉，準備送命，就這危機一髮之中，耳聽一聲慘號，猛覺身上一輕，二凶孽已倒了一個，毒藥火器也自甩落地上，同時瞥見前面趕來的男女四人正是南曼、崔真、文嬰三女俠同了童子，人雖不曾脫綁而出，不知怎的身會鬆開，彷彿凌空立在一網兜之上。

正想用劍斷索而出，忽聽有人喝道：「不可妄動！」語聲甚細，聽去十分耳熟，前面四人也自趕到，見人就殺，洞中那些凶孽都似受盡無窮痛苦，悲號宛轉，死活不得，一見有人殺他，非但不避，反倒面現驚喜之容，毫不抗拒，那血肉模糊，在粗石地上磨擦打滾，哀聲慘號的更惟恐死得不快，一個個顫聲悲呼：「我們惡貫滿盈，自知該死，身受已夠，快請開刀，感恩不盡！」再停手

往旁一看，越發寬心大放，驚奇非常。